

论 坛

论中医学以时为本的思想内涵

王志飞¹ 郭霞珍¹ 洪志强²

(1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,北京市北三环东路 11 号,100029; 2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)

摘要 由于时间是事物整体运动变化的反映,因此以整体观念为基础的中医学必然表现出以时为本的特点。本文分析了中国古代科学的时间观,并论述了这一时间观在中医学中的表现。

关键词 时间;中医学;理论体系

The Connotation of Time-oriented Thinking of Chinese Medicine

Wang Zhifei¹, Guo Xiaozhen¹, Hong Zhiqiang²

(1 College of Preclinical Medicine,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, Add.: No. 11, East of North 3rd Ring Road, Beijing, Post code: 100029; 2 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cieties)

Abstract Time reflects movement and changes of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, therefore, Chinese medicine which is based on a holistic perspective is also time-oriented.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outlook of the ancient Chinese on time, and how such an outlook manifests in Chinese medicine.

Key Words Time; Chinese medicine; Theoretical framework

时空观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根本观点,是哲学世界观的重要内容,不同的时空观往往决定哲学支配下自然科学的不同走向。从时空观的高度来考察中医学,会发现其迥异于现代科学的特点,即对时间的偏重,这一特点产生的根源,则在于中国古代对于时间的独特认识。

1 时间的绝对观与相对观

对于时间,科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,即时间的绝对观和时间的相对观。时间的绝对观认为时间是独立于物质实体和过程的存在。根据这种观点,物质过程发生在某种被称为时间的独立的东西所构成的背景中。时间的相对观则否定时间是独立于物质实体和过程的存在。根据这一观点,时间只能依赖于事物和物质事件的存在而存在^[1]。

中国古代科学把时间看成前后相继的一系列事件的序列,这无疑时间的相对观;而古人将特定的时间与此特定时间中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,如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,以事代时,则又具有标度时间观^[2]的特点;不仅如此,古代科学还将时间与事物的整体性运动同一起来,赋予其标志事物整体恒动的特殊地位,从而使时间成为古代科学理论构架中根本性的元素之一^[3]。

2 时间与整体恒动

时间的相对观认为时间是前后相继的一系列事件的序列,本质上就是在说时间与运动的关系。而时间

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标志,这一认识几乎从中国文化发生伊始就已成为共识。《周易》对时间与运动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论述,《系辞》曰:“变通者,趣时者也。”强调事物变化与时间的紧密联系。王弼在《周易略例》中对《周易》的两大元素“卦”和“爻”做了注释:“夫卦者,时也;爻者,适时之变者也……是故,卦以存时,爻以示变。”可见,在古人的认识里,时间和变化是一致的,是一个事物的两个角度。时间对于运动变化状态的标志,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,那就是整体性。时间并非标志某一事物的运动变化,而是标志着事物全部整体的运动变化。也就是说,时间本质上是前后相继的一系列事件的序列,而宇宙间所有事物运动变化序列的集体投影,就形成了我们感觉到的统一恒定的时间,时间是宇宙这一最大整体变化的唯一代表。

古人对于整体和恒动的重视,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对时间的重视。比如古代科学强调“天人相应”,要求“人”的活动对于“天”道变化的顺应。然而天道虚渺,不可捉摸,“人”对“天”的顺应,只能落实在对“时间”的顺应上,因为时间是窥视天的一个窗口,是天这一整体变化的唯一代表。只要也只有与时相应,才能真正地达到与天的相应。

3 时间与认识的正确性

既然时间是整体观和恒动观的反映,则从时间的角度出发认识事物,可保证认识的整体性和辩证性,从而一定程度上保证认识的正确性。因此,古人认为,从

时间入手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必要条件。字书《尔雅》对“时”的解释是:“时,是也。”段玉裁在《说文解字注》中注释:“《释詁》曰:‘时’,‘是’也。此‘时’之本义。言‘时’则无有不‘是’者也。”可见,古人是将“时间”与“正确”直接等同起来的。古人认识事物时往往强调时间的重要性。《群经见智录》曰:“四时为基础,《内经》与《易经》同建筑于此基础之上者也。”《易经》以降,各家无不沿袭。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旨》称道家“与时迁移,应物变化,立俗施事,无所不宜”,可见随时间而变化正是道家最根本的特点。儒家亦承认时间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,故曰“虽有智慧,不如乘时;虽有鎡鋸,不如待时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。法家认为“礼法以时而定”(《商君书·更法》),将时间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。兵家用兵,亦曰“随时变化,以为纲纪”(《龙韬·王翼》),要求能做到“进退惟时”(《孙子·谋攻篇》曹注)。

4 中医学以时为本

作为古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,中医学也强调时间这一要素的重要性。《素问·宝命全形论》说:“人以天地之气生,四时之法成。”明确提出中医学的人体功能体系是依据“四时”规律构建的;而“四时”所呈现出来的万物随时间变化的现象,正是中医学理解人体生命规律时所象法的对象。因此,在中医学的理论构架中,从生理上的藏象、经络、气血津液,到病因、发病、病机,再到养生防治,其最为根基的内容,都无一例外地打上时间的烙印。

4.1 藏象 近代名医恽铁樵比较中西医脏腑观之后指出:“《内经》之五脏非血肉的五脏,乃四时的五脏。”一语道出藏象的本质。中医学对脏腑的认识,正是起源于古人对四季变化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之象的理解。《灵枢·顺气一日分为四时》曰:“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,是气之常也,人亦应之。”也就是说,“春生”“夏长”“秋收”“冬藏”的时序变化并非事物顺时运动的表象,而是事物运动的内在动力,是所有生物表现出生、长、壮、老、已的生命现象所必需的根本性的东西(气之常),因此,类比于人体,认为人体的生命活动也必须通过这样的气化推动才能得以继续。五脏的概念正是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产生的。

4.2 经络 对经络穴位的认识根本起源于实践的观察,这一结论可由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和《阴阳十一脉灸经》向《内经》十二正经的演化过程得知。但是,将穴位联系起来形成经络,将经络赋予通行气血、联系内外等功能,并将不同的经脉区分开来,形成现在所见的经络理论,在这一过程中,时间要素是最为重要的基

础。因为分别经络、形成理论的根本是三阴三阳学说,不仅《内经》十二经依此划分,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和《阴阳十一脉灸经》的划分亦以此为基础。而三阴三阳,从根本上说是个时间概念^[4]。经络功能的实现,取决于其中气血津液的运行,而古人对气血津液运行规律的认识,则建立在时间基础之上。《素问·四时刺逆从论》说:“春者,天气始开,地气始泄,冻解冰释,水行经通,故人气在脉;夏者,经满气溢,入孙络受血,皮肤充实;长夏者,经络皆盛,内溢肌中;秋者,天气始收,腠理闭塞,皮肤引急;冬者盖藏,气血在中,内著骨髓,通于五脏。”可见,《内经》认为气血的运行状态决定于季节的变化。因此,古人在建立气血津液理论时,并非如现代科学般把时间作为一个标定事物运行尺度的参数,而是将之作为事物运动规律产生的原因。正因如此,纵观《内经》中对气血津液运行之论述,未有不言其因时而动者也。

4.3 病因病机 《内经》认为,虽然病因可分为阴阳两类,但究其根本,则是缘于对四时阴阳的违逆。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曰:“阴阳四时者,万物之终始也,死生之本也,逆之则灾害生,从之则苛疾不起,是谓得道。”可见,从“道”的高度来看,无论疾病是生于阴还是生于阳,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机体不能依从四时阴阳的变化,即“因时之序”来安排自己的活动。

4.4 养生诊疗 就养生而言,依时而行是最为根本的要求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提出外避邪气,内养精神的养生总则:“虚邪贼风,避之有时,恬惔虚无,真气从之,精神内守,病安从来。”明确提出外避邪气要“有时”的观点;而内养精神亦须以时调之,这一观点则在《四气调神大论》中设专篇加以论述。诊疗当然亦要依时而行。《灵枢·卫气行》曰:“谨候其时,病可与期,失时反候者,百病不治。”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也强调“必先岁气,无伐天和”的治疗原则,可见,顺时实为中医学诊疗的总纲。

5 小结

综上所述,古人对于时间的独特理解,导致了包括中医学在内的古代科学表现出以时为本的特点。因此,从时间的角度入手来学习、理解和研究中医学,可望获得更加准确的认识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伊戈尔·诺维科夫著,吴王杰,陆雪莹,闵锐,译. 时间之河[M]. 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1:11.
- [2] 吴国盛. 时间的观念[M]. 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6:10.
- [3] 刘长林. 中国象科学观[M]. 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7:3.
- [4] 高兴. 三阴三阳理论溯源. 中医药学刊,2006,24(8):1511-1512.

(2009-09-08 收稿)